



他的生日是10月1日

■ 安徽枞阳 唐国喜 方千

在枞阳县藕山镇,有这样一位牢记初心、永葆本色的“老革命”,在旧社会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,解放后,他把10月1日的新中国成立日作为自己的生日。他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枪林弹雨的洗礼,把一生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。他已经去世4年了。

“老革命”是当地干部群众和驻军对他的尊称,他本名叫唐国喜。5月23日,在举国上下庆祝党的百年华诞、掀起党史学习热潮的喜庆日子里,笔者在大港村见到了他的大儿子唐社华。据他回忆,“老革命”身经百战,12岁参加新四军,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皖南抗日期间,他年龄虽小,但机灵聪明,当过勤务兵、通讯兵、侦察兵,多次深入日军占领区侦察敌情和传递情报。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,他腿部受伤,仍然不下战场,直至把日军打退。抗战胜利后,他继续南征北战,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江南剿匪等战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又南下金门集训,备战解放台湾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他主动请缨,赴朝参战,保家卫国。在一次战斗中,他看到一发炮弹呼啸而来,立刻把身旁战友的头部抱住压倒,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战友的生命,而他自己则身负重伤,昏迷不醒。一些弹片深入骨头内和要害位置无法取出,一直陪伴并折磨着他。而伴随他后半生的,还有数十枚军功章和数不尽的先进事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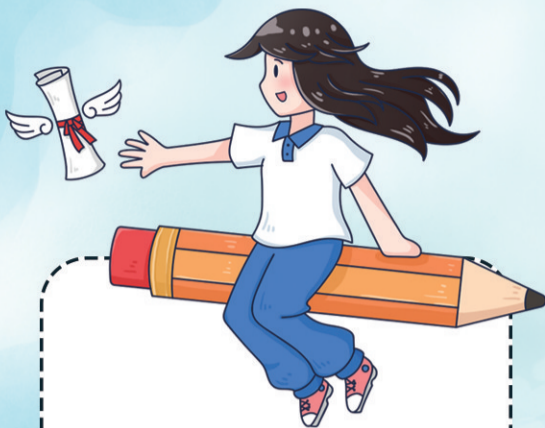
大港村党委副书记唐义志告诉我们,唐国喜小时名叫唐二狗,参军时也一直用这个名字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所在连队的连长将他改名叫唐国喜,意思是与新中国同喜。1952年,唐国喜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在单位填写履历表时,同事问他出生年月,因为参加革命早,没有过过生日,他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一天。他想: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,是新生的中国给了他新的生命,就和新中国同一天生日吧。于是,他的履历生日期就填成了“10月1日”。

唐国喜先后在枞阳县邮政局、水利局等部门工作。困难时期,他回到家乡大港村务农,积极支持国家大战略。他保持军人作风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一年四季,风雨无阻,开垦出荒地荒山10余亩,种上桃、梨、石榴等果树。每当水果成熟时,他都要家人挨家挨户地送给乡邻品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水果对农村人特别是乡下孩子们来说,可谓是美味佳肴了。

在当地,“老革命”一心为公、不循私情是出了名的。那年拆迁,他的一个孩子临时搭了几间设施房,他先是现场及时阻止,后又到村、镇举报自己的儿子,训斥镇村干部要作为,不能挖共产党墙角。支部大会讨论其侄儿入党时,他客观公正地说:他暂时还不符合一名党员标准,还要进一步培养考察!并提出改进意见。当地群众评价他说,他原则性极强,总以党的利益为准,为人民群众考虑。不论是村庄里还是社会上一些不公正的事,只要唐国喜看到,他都会当场进行批评教育或严厉谴责,不管对方职务高低、年龄大小,他绝不会包庇纵容、阿谀奉承,始终以正直敢言的“老革命”形象示人。然而,每当乡邻家有难处,唐国喜总是尽其所有帮助他们。他和他的家人先后向社会捐款捐物达几十万元。

唐国喜晚年身上的枪伤经常奇痛奇痒无比,家人们都劝他住院治疗,但每次都遭到拒绝:“我身上的伤已经治不好了,弹片无法取出来,住院就是浪费国家的钱,我不能给国家添负担了。”弥留之际,他再三要求:“丧事一切从简,不给政府和乡邻添负担,服从组织安排火化。”

“老革命”不仅现身说法教育家人,还影响熏陶族人和周边群众。逢家族孩子考上大学、参军入伍、走上工作岗位,他都要上党课,谆谆教诲他们要听党的话,好好学习,努力工作,争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2017年4月初,侄儿唐兴华带着他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儿子,专门让二叔唐国喜为他全家上一堂党课,再次聆听“老革命”的教诲和家规家训,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。大侄儿唐树华参军入伍时,他亲手把自己的一枚军功章交给他,鼓励他要爱党爱国,保持军人本色,勇立战功。他的家族里先后有6人光荣参军,其中有2位伤残军人,有20余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

谁的高考没有梦

■ 四川广汉 张辉祥

人生之途有高考,谁的心中没梦想?高考,是一种拼搏,是一种经历,更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记忆。

文革结束,国家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。但岁月已经把那个求知欲正旺的少年摔打成亦农亦读的健壮青年,我和许多怀揣着梦想的青年人、中年人一起,重新迈进教室,打开课本。课堂上,老师板书如飞,倾尽全力地灌输着浩瀚如海的知识,而我的大脑却混沌茫然,毕竟以前落下得太多,基础太差。

虽然人生的转机就在眼前,但如此应考,成绩可想而知。语文,我陷于汉语拼音的困惑中,拘于文言文的泥潭里,滞于现代文的字里行间;数理化,更是“天上坐飞机——云里雾里”。铃声响起,走出考场,仰望着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”的横幅,心里也十分坦然:国家百废待兴,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,知识不能报国,我不是还有力气吗?

为此,落榜后,我去一处建筑工地当小工。时值严冬,寒风凛冽,冷如刀割。清晨时分,睡梦正酣,工头便扯起大嗓门喊:“开工,开工……”几天的劳作,两肩便红肿,双手磨新茧,全身满污渍。在简陋的工棚,吃着粗糙的饭菜,而那双拿筷端碗的手还沾着洗不净的水泥白灰。

工间休憩,我时常跑到山头,或独自静坐,或眺望远方,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情感在涌动。工头瞧见了,朝我淡淡一笑。有一天,工头把我叫了过去,递上一叠教材和高考复习资料。见我很疑惑,工头饱含深情地说:“工地上你肯吃苦耐劳,说明还有志气。不是我赶你走,建筑队虽能养活你,却不应该耽误你。努把力,跳龙门,寻条新路吧。”我哽咽地拿起课本,重新拾起一个寄托着希望的梦想。

此后,受工头的照顾,每天派工少了许多。珍惜了时光,即定了目标,心里的憧憬也渐渐明晰了起来。三个月后,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,自觉答卷如建房,百般感慨凝于笔尖,字字似砖,行行如墙,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洗礼。

那年八月的一天,工地繁忙而又紧张,这时工头的大嗓门突然炸响:“停工!停工!咱们的小张考上大学了!”面对工友们的祝福,我默默放下手中的活,一屁股坐在地上,任由大把的汗水和泪水洒落泥土……

斗转星移,人世沧桑,但想起所经历的两次高考,我心依旧飞扬,谁的高考没有梦!

故乡的变迁

■ 安徽合肥 莫欣

芜湖市南郊有一座鲁港镇,那是我的故乡。她坐落在漳河流往长江的入口处,据说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常有人把她与繁昌的荻港镇混淆。解放前后,父母都出去工作了。我便随着在镇上当小学教师的大姑妈生活,在故乡的老屋里度过一段童年时光。以后随父母来到合肥上学,寒暑假便常回镇上探望独自居住的大姑。

镇上有一条青石板的古街,我家在街左,出去不远就到了漳河岸边。我舅家在街右,背后就是大圩埂。小街不宽,但分南街和北街,中间是横穿镇子的S312省道。我们家在街南头,鲁港小学和镇医院分列街的两边,往上就是农具厂。再往北街去,两旁是大大小小的店铺。我大舅上班是在下街紧挨公路的供销社,再往下有老虎灶,有浴池和理发店。一个小小的汽车停靠站设在紧挨小街的公路旁。临街的铁匠铺里炉火正红,打刀,磨剪,锉鱼钩的叮当声、唻喇声从早吵到晚,盐水鸭摊子和小吃店炸油条的香味四溢。四乡的农人和渔民在街上行走,有的背着篓,有的挑担,小镇别样繁华。

我家的老屋那时还租住着两户人家,一家是人称“蟹佬”的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、媳妇。两个男人每天在家里剖箬编螃蟹笼,堆得堂屋里无下脚之处。过了夏天就在漳河里下笼,重阳之后有时一天能收获几十斤螃蟹。另一户姓季的,男人在街上专司挑水,从漳河里把水挑送到人家,打上明矾澄清,收几个挑力钱,他家还有个瘸腿的儿子,唤作“六四子”,经常带着我四处捉鸟捕蟋蟀。

从市里过来的公路跨漳河有一座大铁桥,跨过桥就属繁昌县了。桥下有从上游南陵、泾县山里下来的满载米粮茶炭的船只,桥上一过汽车就发出隆隆轰鸣。那时,我和小伙伴都喜欢站在桥头,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夏天的晚上闷热难眠,就瞒着家人,偷偷跑到桥墩上纳凉。暮霭四沉,北望芜湖市那片影影绰绰闪烁的灯光,兴奋地指指点点。那时,从鲁港到市区要经过大王庙、洋灯、羊毛埂,全靠两条腿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有时付一角五分钱,就能坐在自行车后面进城。路两旁都是池塘、水田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滩,哪家大人也不敢放孩子进城。进城,只能是在孩子们的梦里。如今在外几十年过去了,梦里常常闪现的是故乡。

有机会来到芜湖,急着想去看看鲁港,方知鲁港镇还在,只是整体搬到圩心里,改名为鲁港新镇了,坐落在芜湖大学城附近的有着3万人口的安徽省中心建制镇,街道纵横交错,高楼林立,商贾云集。我往古镇原址去寻,那梦中多次出现的古镇古街和那座大铁桥都在前几年拆掉了,一座长达将近2千米的高大闸桥横跨漳河,桥下有泄水闸,船闸和鱼道。

桥面上是双向八车道的城市主干道。原属繁昌的对岸三山区,现在也划归了芜湖市区。那边有坐落在湖畔的现代化住宅小区碧桂苑,在蓝天白云衬托下,尤为壮观。这边昔日大王庙原址处,已建起一个旅游网红打卡地——松鼠小镇,高达一百多米的高幅条式摩天轮成为芜湖市新地标。这里到市区有多条公交线路,过去的江堤拓展成了沿江的“十里江湾公园”,树木葱茏,艳花摇曳。过去的荒滩、芦塘都变成了林立的高楼大厦。

我站在桥头,想寻找古镇的遗存,遇到两个在这边监管着垂钓捕鱼的老乡,居然还能记起我逝去多年的大舅。他们指着桥下滔滔水流,告诉我原来的河道被拓宽数倍,我家祖屋和古镇的小街都沉在这水面下了。从桥上的省道往东去不到两公里,就是如今的鲁港新镇了。故乡变了,老镇消失,换来一座现代化的水利交通工程,解除了芜湖市的水患,古镇以她的牺牲,赢得全市的安全,而她自身也获得了新生,崛起为现代化的鲁港新镇。